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海上花列傳

### 第四十三回 入其室人亡悲物在 信斯言死別冀生還

按：到了八月初九這日，陶雲甫濃睡酣時，被炮聲響震而醒。醒來遙聞敲打之聲，道是失眠，連忙起身。覃麗娟驚覺，問：「做啥？」雲甫道：「晚哉呀。」麗娟道：「早得勢哩。」雲甫道：「耐再因歌，我先起來。」遂喚娘姨進房，問：「二少爺阿曾起來？」娘姨道：「二少爺是天亮就去哉，轎子也勿坐。」雲甫洗臉漱口，趕緊過去。一至東興里口，早望見李漱芳家門首立著兩架蠹燈，一群孩子往來跳躍看熱鬧。

雲甫下轎進門，祇見客堂中靈前桌上，已供起一座白綾位套，兩旁一對茶幾八字分排，上設金漆長盤，一盤風冠霞帔，一盤金珠首飾。有幾個鄉下女客，徘徊瞻眺，嘖嘖欣羨，都說「好福氣」。再有十來個男客，在左首房間高談闊論，粗細不倫，大約係李秀姐的本家親戚，料玉甫必不在內。

雲甫逕進右首房間，陳小雲方在分派執事夫役，擁做一堆，沒些空隙。靠壁添設一張小小帳臺，坐著個白須老者，本係帳房先生，攤著一本喪簿，登記各家送來奠禮。見了雲甫，那先生垂手侍立，不敢招呼。雲甫向問玉甫何在，那先生指道：「來裏該首。」

雲甫轉身去尋，祇見陶玉甫將兩臂圍作柁柁圈，伏倒在圓桌上，埋頭匿面，聲息全無，但有時頭忽閃動，連兩肩望上一掀。雲甫知是吞聲暗泣，置之不睬。等夫役散去，纔與小雲廝見。雲甫向小雲說，意欲調開玉甫。小雲道：「故歌陸裏肯去？晚歌完結仔事體看。」雲甫道：「等到啥辰光嘍？」小雲道：「快哉，喫仔飯末，就端正行事哉。」雲甫沒法，且去榻床吸鴉片煙。

須臾，果然傳呼開飯，左首房間開了三桌，自本家親戚以及引禮、樂人、炮手之屬，擠得滿滿的，右道房間止有陳小雲、陶雲甫、陶玉甫三人一桌。

正待入座，祇見覃麗娟家一個相幫進房。雲甫問他甚事，相幫說是送禮，抽出拜匣呈上帳臺，匣內代楮一封，夾著覃麗娟的名片。雲甫覺得好笑，不去理會。

接連又有送禮的，戴著紫纓涼帽，端盤來了。雲甫認識是齊韻叟的管家，慌的去看：盤內三分楮錠綑，三張素帖，卻係蘇冠香、姚文君、張秀英出名。雲甫笑向管家道：「大人真真格外周到，其實何必呢？」管家應是，復稟道：「大人說，倘然二少爺心裏勿開爽末，請到倪園裏去白相相。」雲甫道：「耐轉去謝謝大人。停兩日，二少爺本來要到府面謝。」管家連應兩聲「是」，收盤自去。

三人始各就位。小雲因下面一位空著，招呼帳房先生。那先生不肯，卻去叫出李浣芳在下相陪。玉甫不但戒酒，索性水米不沾牙。雲甫亦不強勸，大家用些稀飯而散。

飯後，小雲逕往外面去張羅諸事。玉甫怕人笑話，仍掩過一邊。雲甫見浣芳穿一套縞素衣裳，嬌滴滴越顯紅白，著實可憐可愛，特地攜著手，同過榻床前，隨意說些沒要緊的閑話。浣芳平日靈敏非常，此時也默瞪瞪的，問一句，答一句。

正說間，突然一人從客堂吆喝而出，天井裏四名紅黑帽便喝起道來。隨後大炮三升，金鑼九下，嚇得浣芳向房後奔逃，玉甫早不知何往。雲甫起立探望，客堂中密密層層，千頭攢動，萬聲嘈雜，不知是否成殮。一會兒又喝道一遍，敲鑼放炮如前，穿孝親人暨會吊女客，同聲舉哀。雲甫退後躺下，靜候多時，聽得一陣鼓鈸，接著鐘鈴搖響，念念有詞，諒為殮畢灑淨的俗例。灑淨之後，半晌不見動靜。

雲甫再欲探望，小雲忽擠出人叢，在房門口招手。雲甫急急趨出，祇見玉甫兩手扳牢棺板，彎腰曲背，上半身竟伏入棺內。李秀姐竭盡氣力，那裏推挽得動？雲甫上前，從後抱起，強拉到房間裏。外面登時鑼炮齊鳴，哭喊競作。蓋棺竣事，看的人遂漸漸稀少。於是吹打讚禮，設祭送行。

雲甫把守房門，不許玉甫出外。自立嗣兄弟、浣芳妹子、阿招大姐及樓上兩個討人，一一拜過。然後，許多本家親戚男女客，陸續各拜如禮。小雲趕出大門，指手劃腳點撥。夫役擁上客堂，撤去祭桌，絡起繩索。但聞一聲炮響，眾夫役發喊上肩，紅黑帽敲鑼喝道，與和尚鼓鈸之聲，先在弄口等候。這裏喪輿方緩緩啟行，秀姐率合家眷等步行哭送。本家親戚或送或不送，一哄而去。

玉甫乘亂，款地鑽出雲甫肋下。雲甫看見拉回。玉甫沒奈何，跌足發恨。雲甫道：「耐故歌去做啥？明朝我同耐徐家匯去一埭，故末是正經。故歌就送到仔船浪，一點無撥事體，做啥嘍？」玉甫聽說的不差，祇得罷休。雲甫即要拉往西公和，玉甫定要俟送喪回來始去，雲甫也祇得依從。不意等之良久杳然。

玉甫想著浣芳所遺物事，未捨秀姐曾否收拾；背著雲甫，親往左首房間要去查看。跨進門檻，四顧大驚，房間裏竟搬得空落落的，一帶櫥箱都加上鎖，大床上橫堆著兩張板凳，掛的玻璃燈打碎了一架，伶伶什什欲墜未墜，壁間字畫亦脫落不全，滿地雞、魚骨頭尚未打掃。玉甫心想：浣芳一死，如此糟塌！不禁苦苦的又哭一場。雲甫在右首房間並未聽見，任玉甫哭個盡情。玉甫一路哭至床前，忽見烏黑的一團，從梳妝臺下滾出，眼前一瞥，頃刻不見。玉甫頓發一怔，心想：莫非浣芳魂靈現此變異，使我勿哭？因此不勸自止。

適值陳小雲先回，玉甫趨見問信。小雲道：「船浪纔舒齊，明朝開下去。耐末明朝喫仔中飯，坐馬車到徐家匯好哉。」

雲甫甚不耐煩，不等轎班，連催玉甫快走。玉甫步出天井，卻有一祇烏雲蓋雪的貓，蹲著水缸蓋上，側轉頭咬嚼有聲。玉甫恍然：所見烏黑的一團，即此眾生作怪！嘆一口氣，徑跟雲甫逕往西公和里覃麗娟家。

那時愁雲黯黯，日色無光。向晚，就蒙蒙的下起雨來。雲甫氣悶已甚，點了幾色愛喫的菜，請陳小雲事畢過來小飲。小雲帶了李浣芳回來，玉甫詫問何事，小雲道：「俚要尋姐夫呀，搭俚無悔噪仔一歌哉。」浣芳緊靠玉甫身邊，悄悄訴道：「姐夫阿曾曉得？阿姐一干仔來裏船浪，倪末倒纔轉來哉，連搭仔桂福也跑仔起來。晚歌撥陌生人搖仔去，故末陸裏去尋哩？」小雲、雲甫聽說，不覺失笑，玉甫仍以好言撫慰。覃麗娟在傍，點頭讚道：「俚無撥仔阿姐也苦惱！」雲甫嘆道：「耐阿是來浪要俚哭？剛剛哭好仔勿多歌，耐再要去惹俚。」麗娟看浣芳當真水汪汪含著一泡眼淚，不曾哭出，忙換笑臉，挈浣芳的手過自己身邊，問其年紀幾歲，嗆人教個曲子，大曲教仔幾只，一頓搭訕，直搭訕到搬上晚餐始罷。

雲甫和小雲對酌，麗娟稍可陪陪。玉甫浣芳先自喫飯。雲甫留心玉甫一日所食，僅有半碗光景，雖不強勸，卻體貼說道：「今朝耐起來得早，阿要困？先去困罷。」玉甫亦覺無味，趁此同浣芳辭往亭子間，關上房門，推說困哉。

其實，玉甫這些時像土木偶一般，到了亭子間，祇對著一盞長頸燈臺，默然悶坐。浣芳相偎相倚，也像有甚心事，注視一處，目不轉睛。半日，浣芳忽道：「姐夫聽哩！故歌兩停仔點哉，倪到船浪去陪陪阿姐，晚歌原到該搭來，阿好？」玉甫不答，但搖搖頭。浣芳道：「勿礙個呀！勸撥俚咪曉得末哉。」玉甫因其癡心，愈形悲楚，一氣奔上，兩淚直流。浣芳見了，失聲道：「姐夫為啥哭嘍？」玉甫搖手，叫他勸響。

浣芳反身抱住玉甫，等玉甫淚氣氣定，復道：「姐夫，我有一句閑話，耐勸去告訴別人，阿好？」玉甫問：「啥閑話？」浣芳道：「昨日，帳房先生搭我說：阿姐就不過去一埭，去仔兩禮拜，原到屋裏來。陰陽先生看好日腳來浪，說是廿一末定歸轉來個哉。帳房先生是老實人，說來浪閑話一點點無撥差，俚還教我勸哭，阿姐聽見哭，常恐勿肯來。再教我勸去同別人說，說穿仔，倒勿許阿姐來哉。姐夫難勸哭哩，故末讓阿姐轉來呀。」

玉甫聽完這篇話，再也忍不住，嗚嗚咽咽，大放悲聲，浣芳極的跺腳叫喚。一時驚動小雲、雲甫，推進門去。看此情形，小雲呵呵一笑。雲甫攢眉道：「耐阿有點淘成！」玉甫狠命收捺下去。覃麗娟今娘姨舀盆水來，並囑道：「二少爺捕仔面困罷！今朝辛

苦仔一日哉。」說畢皆去。娘姨送上面水，玉甫洗過，再替浣芳揩一把。娘姨掇盆去後，玉甫就替浣芳寬衣上床，並頭安睡。初時甚是清醒，後來漸次瞢騰，連陳小雲辭別歸去也一概不聞。

次早起身，天晴日出，爽氣迎人，玉甫擬獨自溜往洋徑浜尋那載棺的船。剛離亭子間，為娘姨所攔，說是：「大少爺交代倪，教二少爺勸去。」一面浣芳又追出相隨。玉甫料不能脫，祇好歸房，俟至午牌時分，始聞雲甫咳嗽聲。麗娟蓬頭出房喊娘姨，望見玉甫、浣芳，招呼道：「纔起來哉，房裏來哩。」

玉甫挈浣芳並過前面房間，見了雲甫，欲令轎班叫馬車。雲甫道：「喫仔飯去喊正好呢。」玉甫乃欲叫菜，雲甫道：「叫來浪哉。」玉甫方就榻床坐下，看著麗娟對鏡新妝。

麗娟向浣芳道：「耐個頭也毛得來，阿要梳？我替耐梳梳罷。」浣芳含羞不要。雲甫道：「為啥勸梳？耐自家去鏡子裏看，阿毛嘍？」玉甫幫著慫恿，浣芳愈形局促。玉甫道：「熟仔點倒怕面重哉。」麗娟笑道：「勸緊個，來哩。」一手挽過浣芳來梳，隨口問其向日梳頭何人。浣芳道：「原底子末阿姐，故歇是隨便啥人。前日早晨，要換個湖色絨繩，無姆也梳仔一轉。」雲甫惟恐閑話中打動玉甫心事，故意支說別事。麗娟會意，不復多言。

玉甫雖狀臉端坐。意馬心猿，無時或定，雲甫豈不覺得？適外場報說：「菜來哉。」雲甫便令搬上樓來。浣芳梳的兩祇丫角，比麗娟正頭終究容易，趕著梳好，一同喫飯。

飯後，玉甫更不耽延，親喊轎班叫了馬車，伺於弄口。雲甫沒法，和玉甫、浣芳即時動身，一直駛往西南，相近徐家匯官道之旁，祇見一座絕大墳山，靠盡頭新打一墳，七八個匠人往來工作，流汗相屬。墳前疊著一堆磚瓦，鋪著一坑石灰，知道是了，相將下車。一個監工的相幫上前稟說：「陳老爺也來個哉，纔來裏該首船浪。」

玉甫回頭望去，相隔一箭多路，遂請雲甫挈浣芳步至隄前。祇見一排停著三號無錫大船，首尾相接，最大一號載著靈樞暨一班和尚。陳小雲偕風水先生坐了一號，李秀姐率合家眷等坐了一號。

玉甫先送浣芳交與秀姐，纔同雲甫往小雲坐的船上，拱手廝見，促膝閑談。談過半點多鐘，風水先生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小雲乃命桂福傳喚本地炮手，作速赴工。傳令小工頭點齊夫役，準備行事。傳語秀姐，教浣芳等換上孝衫。當下風水先生前行，小雲、雲甫、玉甫跟到墳頭。

不多時，炮聲大震，靈樞離船。和尚敲動法器，「叮叮當當」，當先接引；合家眷等且哭且走，簇擁於後。玉甫目見耳聞，心中有些作惡，兀自掙扎，卻不道天旋地轉的一陣暈眩，立刻眼前漆黑，腳底下站不定，仰翻身跌倒在地。嚇得小雲、雲甫攙的攙，叫的叫。秀姐慌張尤甚，顧不得靈樞，飛奔搶上，掐人中，許神願，亂做一堆。幸而玉甫漸漸蘇醒開目，眾人稍放些心。

風水先生指點側首一座洋房，說係外國酒館，可以勾留暫坐。秀姐、雲甫聽了，相與扶掖前往。維時皓皓秋陽，天氣無殊三伏。玉甫本為炎熱所致，既進洋房，脫下夾衫，已涼快許多，再喫點荷蘭水，自然清爽沒事。

玉甫見雲甫出立廊下，乘間要溜，秀姐如何敢放。玉甫央及道：「讓我去看看末哉！我無啥呀，耐放手哩。」秀姐沒口子勸道：「故末二少爺哉，剛剛好仔點，再要去，倪個干已擔勿起。」雲甫隔壁聽明，大聲道：「耐阿是要嚇殺人，靜辦點罷！」

玉甫無奈歸座，焦躁異常，取腰間佩的一塊漢玉，將指甲用力刻劃，恨不得砸個粉碎。秀姐婉婉商略道：「我說二少爺，耐末坐來浪，我去看一埭。看俚哋做好仔，我教桂福來請耐，難末耐去看，阿是蠻好？」玉甫道：「價末快點去哩。」秀姐請進雲甫軟款玉甫於洋房中，纔去。

玉甫由玻璃窗望到墳頭，咫尺之間，歷歷在目，登科稟主，事事舒齊，再想不到個浣芳圍繞墳旁，又哭又跳，不解其為甚緣故。

恰遇桂福來請，雲甫乃與玉甫離了外國酒館，重至墳頭。浣芳猶哭個不止，一見玉甫，連身撲上，祇喊說：「姐夫，勿好哉呀！」玉甫問：「啥勿好？」浣芳哭道：「耐看哩！阿姊撥俚哋關仔裏向去哉呀，難阿好出來嘍！」眾人聽著茫然，惟玉甫喻其癡意。浣芳復連連推搡玉甫，並哭道：「姐夫去說哩，教俚哋開個門來浪哩！」

玉甫無可撫慰，且以誑言掩飾。浣芳那裏肯罷？轉身撲到墳上，又起兩手，將廩的石灰拚命爬開。水作更禁不得，還是秀姐去拉，始拉下來。秀姐原把浣芳交與玉甫看管，且道：「事體總算完結哉，請耐二少爺先轉去，該搭有倪來裏。」

玉甫想：在此荒野亦屬無聊，即時跟從雲甫並坐馬車，浣芳擠在中間，駛歸四馬路西公和里，一路尚被浣芳胡纏瞎鬧。及進覃麗娟家門口，祇聽得樓上有許多人聲音。雲甫問外場，知為尹癡駕親送張秀英回家，連高亞白、姚文君成在。雲甫甚喜，領玉甫、浣芳上樓，先往覃麗娟房間略坐片刻，便往對過張秀英房間。

第四十三回終。